

【达人榜】

八旬老翁，未泯的童心

——谈王玉儿歌创作60年

□侯修圃

84 高龄的王玉，是孩子们喜欢的儿歌作家。从 1958 年开始发表儿童文学作品，至今有 60 余年了。

王玉，原名王民治，1938 年出生于山东平度。很小就跟随家人来到青岛并就读于黄台路小学。这个小学地处闹市区，街上有不少“小人书”摊儿像磁铁石一样吸引着他，他常常看得废寝忘食，痴迷阅读的兴趣开始萌发。1954 年，他考到青岛九中初中部，新的环境，新的图书室，看得他眼花缭乱，这为他的阅读兴趣插上了翅膀。九中紧靠工人文化宫，图书室、阅览室近在咫尺，小王玉每天课余时间 and 星期天泡在阅览室里，各地报纸副刊和杂志像五彩缤纷的百花园一样吸引着王玉，他像海绵一样迫不及待地吮吸。吸饱而释放，这是自然规律，王玉也不例外。他的作文经常成为范文被老师朗读或在班里传阅，这对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，其鼓舞的力量远大于几堂课的说教。自此，他会更认真地去写好每篇作文。正因为如此，老师安排他做校黑板报编辑，这虽是一个麻烦活，但王玉不厌其烦，乐此不疲。成绩的提高，名气的增大，任务也会随之而来。校学生会请他做校刊《九中文艺》的编辑，虽然是一本油印刊物，但对学生来说，能在校刊发表一篇文章那是天大的好事，况且编辑乐在其中，那种荣誉感、责任感是最大的鞭策。编辑的实践不仅锻炼了他使用和选择文字的能力，也是一种最好的向别人学习的机会。

1958 年，对王玉来说是不平常的一年，这一年他在九中上高一，正逢中国文联开展向全国征集民歌活动，青岛市文联为了响应这一号召，出台了三条措施：一是筹办《海鸥》杂志；二是开办街头诗画专栏；三是举办赛诗会。提供这么多的发表平台，王玉如鱼得水。市文联每逢节日和星期天都在工人文化宫、曲阜路商业俱乐部举办赛诗会。王玉是积极参加者，且常常得奖，尽管奖品是一本诗集或小本子，但是鼓励意义远大于奖品的物质价值。这一系列写作历练，无疑成为他做诗人的早期准备。

王玉说，他的成长得益于语文老师李鲤。李鲤

曾是青岛日报社编辑，后来到第九中学当教师，他很懂得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，且身体力行，1956 年，李鲤在《少年文艺》上发表了长篇童话诗《神仙山》，榜样的力量远比空口说教强得多，王玉反复阅读老师的童话诗，暗暗下决心向老师学习，偷偷给报纸、杂志投稿，尽管时常收到铅印退稿信，但他相信儿童诗人刘饶民的话：“越退稿，越投稿，总有感动上帝的时候。”果然，功夫不负有心人。1958 年，王玉写的《运肥歌》首发市文联办的《街头诗画》上，1959 年，《海鸥》杂志第六期发表了这首诗歌。第一次在文艺刊物上见铅字，对他的鼓舞是不言而喻的。就在这年，市文联成立青岛诗歌创作组，所有成员都是蜚声岛城的诗人。比如张见、符加雷、周先佩、刘饶民、桑林、李火等。王玉是刚刚出道的学生，组长隋一夫语重心长地对王玉说：“小王呀，你的年龄最小，资历最浅，但我们发现你是棵好苗子，你要好好向老诗人们学习。”王玉心里明白，自己是唯一的高中生，决不辜负领导的栽培。他跟随创作组经常上海岛，下部队，进工厂，到农村采访，参加各种研讨会，座谈会。与魏巍、刘知侠等大家座谈，有“听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”之感。这对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1960 年，王玉高中毕业，因家庭原因，与大学失之交臂。无奈，他一边干临时工，一边业余创作。其间，市北区文化馆请他做“街头诗画”编辑。市北区的一个业余学校请他代课，他借机举办一期文学写作讲习班，为青岛的文化事业发展添砖加瓦。这期间他的儿歌质量有突飞猛进的提高。比如，《晒鱼》载 1960 年《山东十年短诗选》，《拾贝》《天和海》载《少年文艺》1962 年第 11 期，《花与马》《问答》刊载《前哨》（山东文学前身）1962 年第 3 期，《海上的夜》载《上海文学》1963 年 6 月号，《诗刊》1964 年第 3 期刊发了《竞赛》《渔家姐姐》《老渔人》《堆盐》等六首。1964 年《诗刊》重磅推出王玉的一组儿歌，这是在当时只有圣野、袁鹰、金波等大家才可享受的“专利”。

如果你翻看王玉 1966 年前的儿歌，多以大海为题材，这与他从小生活在海边不无关系，赶海、游泳、拾海带，无不刺激他的感官，激发他的灵感，所

以大量海味儿歌出炉并不奇怪，这些海味儿歌艺术水平也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。

1965 年，王玉到莱西下乡插队。为什么特意选去莱西？原因是莱西有位刘胡兰式的英雄——解文卿。下乡不久，他就步行十几公里采访解文卿的事迹，瞻仰了烈士故居和就义之地。他连夜写出一组诗歌，后来《山东文艺》发表了其中两首《纺车》和《故居》。

1977 年，他参与创办莱西第一本大型综合性文艺刊物《莱西文艺》，他除了编务外，仍然坚持自己创作，在《福建文艺》《河南文艺》《上海文艺》等刊物发表了几组诗作。

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，王玉参加了在烟台召开的全国暨山东省儿童文学创作会议，在会上聆听了全国专家及大作家的经验介绍，与文友切磋，受益匪浅。这次会议对王玉来说，既是加油站，又是鞭策会。他学习得多了，经历得多了，积累也多了，他的创作题材多样化，门类也很多，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等无一不写，而且还成绩卓著。他的作品先后发表于《人民日报》《儿童文学》《福建文学》《山东文学》《上海文学》《雨花》《文汇报》等。他写的歌词，被谱曲发表于《北京少年》《四川音乐》《少年儿童歌曲》等刊物，其中《勤俭节约记心间》入选《战地新歌》第三集，并被灌制成唱片，在全国各电台播放。同时，全国儿童刊物的约稿信纷至沓来，他真有应接不暇之感。

他创作的题材不仅多样，而且发表的作品遍及全国各地。但是儿童文学是他最看重的文艺形式。我问他，为什么特别钟情儿童文学创作？他说，童年受著名作家刘饶民的影响，成年以后发现，一首好的儿童文学作品，会给孩子带来美好的想象，带来童年的快乐，让他们获得更多的知识，继而激发孩子的情感与智慧，对他们成长非常受益。我相信，王玉说的是肺腑之言。

退休之后，他从未辍笔，而且老而弥坚。退休后创作了三千多首儿歌，许多儿歌收入《中国新儿歌大系》《中国中外童诗大王》《中国当代儿歌精品选》《中国最佳儿歌集》《红色千秋——少年文艺 50 年精品选》《365 夜儿歌》等。那首荣获

全国大奖的《荷叶》就是退休后创作的。他是这样写的：“荷叶大，荷叶圆，荷叶绿绿盖水面。水鸟有了练歌台，鱼儿有了遮阳伞，蜻蜓有了停机坪，青蛙有了碰碰船……”只有有一颗不泯的童心，才能写出如此想象丰富，构思巧妙，语言通俗易懂，朗朗上口的儿歌，且几笔勾勒出一幅夏天池塘的水彩画，画面感强，色彩鲜艳，符合儿童的审美情趣，因而获得中宣部等全国五部委童谣征集评选二等奖也在情理之中。王玉创作勤奋，并开发新的题材，他把触角伸到海洋动物领域，写作大量海洋动物儿歌，先后由中国少儿出版社、江西省少儿出版社、金盾出版社等单位出版了近 30 本儿歌集。可谓多产作家，孩子们亲切地称呼他“童谣爷爷”。



【青春秀】

不忘公益的盲人按摩师姜启红

□刘开明

今年 34 岁的姜启红，乍一看，眼睛跟常人没有什么两样，实际上，他的视力仅有 0.02，眼前坐着一个人，他只能看到大体轮廓。

姜启红生于苏北农村，他家境贫寒，不幸的是，他还是一个先天视力残疾的人，但他并没有向命运认输。他从连云港盲校学到一定的按摩针灸技艺后，决心外出闯一闯。19 岁时，辗转来到青岛寻找机会。跟他一起来的哥哥、姐姐都是视力障碍人，身有残疾，举目无亲，人地两生，要想创业，谈何容易！经多方探访和热心人帮助，终于开了一家小按摩店。

姜启红很要强，在开店的同时，参加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针灸推拿系学习并如期毕业。又经多年历练，创立青岛福康堂亚健康调理中心。他在摆脱了生活的困窘之后，没有忘记曾经对他施以援手的人，他忘不了很多热心人对他的帮助：上公交车，乘客从面相上看他年纪轻轻，却动作迟缓，仔细观察才知道他是盲人，连忙争相起身让座；出差需去火车站，有素不相识的人扶着他，帮他拖行李箱，直送到候车室门口……这些小事，让姜启红感到非常温暖，于是一直想找机会回报。他接触到了青岛天使温情敬老团，从此踏上了公益之路，2007 年以来，他率义工团队为社区的病弱居民推拿按摩计万多次。粗略统计，十多年来，已累计公益服务超过 170 多小时。

目前福康堂已有八位按摩师，这些盲人按摩师不但用双手养活了自己，也是公益团队的一分子。每当店里招人时，姜启红会明确提出，只有作出每月至少拿出四个半天干公益的承诺，才能签订合同。八大湖日间照料中心开业之后，姜启红就把义工服务地点固定下来。在他的言传身教下，店里洋溢着一种和谐向上的欢快气氛，这里的按摩师也都是注册的社会志愿者。每周二上午，姜启红或带队或派人，至少保证有三位按摩师到八大湖老年幸福中心做推拿保健、讲解日常保健知识。为了避免坐公交给乘客添麻烦，他们大都是自费拼车前往。

2011 年，姜启红被天使温情空巢乐园评为先进慈善义工；2016 年，市南区八大湖老年幸福中心聘其为指导老师。姜启红的足迹还深入到福彩南山老年公寓、云霄路社区、闽江路的楼院以及云南路街道的一些社区。同时，姜启红还通过市残联，给困难家庭孩子捐赠一些学习用品、玩具和食品；

他还把自己的公益服务补贴全部捐赠出来，给受助者购买按摩器材和保健书籍。2017 年重阳节，姜启红带领团队与青岛“爱飞翔志愿服务队”联手，为老人进行推拿、按摩、足疗等理疗保健服务。不少受助者看到盲人也来做义工，既惊奇又钦佩。一位老年人在接受了姜启红的腰背按摩后，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姜启红的手心手背，感激之情溢于言表。以后每年重阳节，姜启红都会率领义工团队为老人提供免费按摩服务，一直坚持下来从未间断。

为了充实自己，姜启红持续不断地学习，其收入大都用在学习进修方面，每年定期到北京中医科学院针灸研究所进修，自费去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南京等地参加培训学习，力求持续提高推拿按摩针灸技艺。他在《按摩与康复医学》杂志发表过《推拿治疗小儿消化不良性腹泻 90 例疗效观察》等论文。2011 年他成为中国推拿按摩学会会员。2014 年，被中国小儿推拿上海论坛组委会授予小儿推拿上海论坛特邀嘉宾。2015 年，中国小儿推拿精英年组委员会认定他为 2015 中国小儿推拿精英；同年成为中国推拿按摩学会理事，并荣获 2015 中国第三届百强按摩师大赛金奖。中国针灸推拿协会、中国联合医学研究院授予他 2015-2016 年度中国推拿杰出人才奖。2016 年，被中国针灸推拿协会、中推联合医学研究院授予“中推”中医外治法驻青岛专家工作委员会委员。在多年从事公益事业的基础上，去年年底，姜启红发起成立公益组织青岛市无障碍环境促进会，被推选为会长。这个组织联络了 50 多位盲人按摩师，定期义务为老人、儿童、孕妇和各类残疾人推出义务服务，尽量为他们的生活、出行消除障碍。

姜启红现在是国家一级保健按摩师（高级技师）、高级康复治疗师、中医针灸师、国家职业鉴定中心高级考评员。尽管业务繁忙，但他还是把业余时间总结出的医疗知识梳理成十万多字的材料，多次去银行、企业、学校等做公益讲座。他曾被评

为市南区最美青年；有一段时间，他还应邀成为青岛经济广播《健康新主张》、新闻广播《健康有奔头》栏目的特邀嘉宾，通过蓝睛直播平台，现场为大家讲解保健知识，传播健康理念。

姜启红的眼睛几乎看不到光线，但他的面前是一片光明。

【追思录】

怀念父亲一般的杨昌老师

□杨臣书

60 多年前，我在青岛台东区长大，与发小刘国江、赵书田、王大运、胡延湘等的住处相隔只有几条街。我们拥有共同的爱好，经常相约在马路边踢小足球球玩，后来大一点了，就到延安路小学和第三公园去踢球。

1956 年，我和刘国江考进青岛二中读初中。当时该校足球队的队员都是高中学生。体育老师尹世栋看我俩球踢得还不错，特意吸收我俩进校队。经青岛少年业余体校教练杨昌的挑选，国江和我一起进入青岛少年足球队。从此，课余时间，每周两次到第二体育场跟随杨老师训练。那时的条件，对我们这些穷孩子来说可真是享受：有干净整洁的更衣柜，训练结束后发一个鸡蛋、一瓶牛奶，还可以淋浴，这是普通家庭孩子享受不到的待遇。显然，这都是市体委为培养我们出的资金。

自此，我在少体校开始了正规的足球训练，学会了做准备活动，掌握了脚下各种技巧，练习如何打对抗比赛……杨昌老师成为我足球道路上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以后能在八一队上打主力、发挥一点作用，全仰仗在青岛少年体校奠定的基本功。1957 年下半年，杨教练带我们参加在长春举行的全国第一届少年足球比赛，要从青岛坐船先到大连，富有经验的杨老师怕队员晕船，事先把仁丹、风油精等放在包里，在海上果然派上了用场。我们这些孩子大都是第一次坐船，望着水天相接的大海很兴奋，在甲板上跑来跑去，杨老师则时刻伴随着我们，很少离开。

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国比赛，在激烈的对抗中不慎脚踝受伤，杨老师把白酒倒在小盘里点上火，丝毫不顾踢球人脚丫的气味，用手蘸着酒火往我的脚踝上反复搓擦，第二天，脚踝就消肿了。那一刻，我内心翻腾，感到杨老师更像父亲。我 6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，在杨老师身上，我得到了童年起就缺失的父爱。1958 年 5 月，杨教练率领我们参加天津全国青年足球比赛，其间，由比我们早一年到北京队的青岛籍足球运动员赵利基陪同，著名的年维泗指导到天津看比赛选队员，年指导很可能已经观察了青岛少年队队员们的场上表现，他对国江和我说，你们比赛结束回青岛后，待一阵子就来我们北京青年队踢球吧。可是命运另有安排：早在 1957 年上半年，八一足球队教练朱一先就来到青岛选队员，他在第二体育场观看了多场训练比赛，已



杨昌老师和夫人

经心中有底。在杨昌老师的推荐下，刘国江、刘金海和我三人，被朱一先敲定去八一队。杨老师为朱指导出主意说，他们三人下半年参加全国第一届少年足球比赛，1958 年上半年还要打全国青年足球比赛，这两场赛事结束后，你来青岛接他们吧。反正你们八一队 6 月份才报到。杨老师的建议，得到朱指导的赞成。于是，1958 年 8 月，杨老师将国江、金海和我交给了朱一先教练。我们三人一起乘火车去了北京八一青年队，从此开始了军旅生涯。之后，同样受过杨老师训练的王凌基、李文锦、周统林、胡延湘、鞠连祥、林维玉、戚文灏、罗友琳也陆续来到八一队。老大哥赵书田先去南京部队足球队，后来进八一队，又被选进国家队。在八一队闲暇之余，我们这些小老乡找到一块，用青岛方言聊天，成为队中一景。

我们这批孩子，从只会在场上疯跑踢小野球，到能够进入仅次于国家队的八一队，全凭杨昌老师的栽培，真是三生有幸！那些年，杨老师言传身教，教我们如何做人，怎样踢球。所以，我们这些战友每每怀着感恩之情想念杨老师。每次从北京放假回青岛，我们都相约去探望老师。每年大年初一，我不管家里有多少应酬，都必定登门给杨老师拜年。

杨老师晚年在医院治疗期间，我和金海约当时留在青岛的战友多次前去探望，看到老师头发花白，身体消瘦，我们强忍眼泪，心如刀绞。杨昌老师过世后，我和老队友刘金海、宋福绥、张道奎与杨老师的儿女一起为老师送行。多年来，我心中始终没有忘记一句老话：一日为师，终生为父！

杨老师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中国的足球事业，他世事洞明、宅心仁厚，他用爱心教我育我，他辛勤耕耘、桃李满天下，学生永远铭记他的英名和功德。